

卷八

藝文下

73433

地  
140.99  
1276  
28  
部五

重刊萬曆萊州府志

吳郁生  
署檢



唐觀察使許籌脩劉將軍廟記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思之既歿諸劉將西扶葬于洛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軍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也寡而邈人之戚也衆而邇安有捨邇衆而歸邈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散捧封土趨持樹本既墳于此饗用春秋禱災徼祐餘靈影響大中十一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肱去太守姚公瑄未臨籌以當道觀察支使奏承空闕到郡之三日軍吏疏拜歷祠羣望卽日將軍祠在郡署之東端簡肅入乃見廟寢卑狹畫像凋暗旣違有德豈謂祭恭乃命押衙兼脩造使李公霸度木戒工新此殿構想像塑繪居月而成心非貿福者將使有德者垂昆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萊人受裕當稔于茲大中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萊州府志卷八

宋膠西守蘇軾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咳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咳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受之以寒藥且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瞽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隨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牧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者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數百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

善治黃老參使人請之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爲邦人也求其墳與子孫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然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友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北屬之勞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於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掖縣簿劉杲卿論古堂記

北海爲郡尙矣自漢迄于五季縉紳先生世不乏賢天下之士聞其風而悅之讀其書撫其實資之以立身揚名推之以致君澤民斟酌飽滿皆足所欲况鄉里之所以向慕耆舊之所誦道情親而意密人心之所自私者耶惜乎去古遼邈欲親炙其人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

而不可得惟太守安陽韓公通守汶陽慕容公博學好古氣識宏遠嘉北海之多賢慕斯人之道義於是披閱載籍擇其尤者學術如逢紛庸譚郎宗鄭康成甄宇徐房徐幹孝友如淳于恭王哀王閻呂元簡節義如禽慶王修杜松贊正直如牟融周澤王儀是儀韓熙載操尙如公沙穆邴原王昕隱德如逢萌管甯知人如郎顛高構高義如孫崧劉敏元政事如滕撫張允濟皆足以振揚英聲扶持風教接引邦人于是哀其像而繪之名其堂曰論古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鄉爲未足則及一國一國未足則及天下天下爲未足則又論古之人堂之所繪者不出乎一鄉一國景行其賢登其堂儼然而望之其嚴如秋霜烈日其高如太山北斗可以興好義之心可以消鄙吝之情如芝蘭之薰染與俱化而罔覺于此見二公之意所以待北海者爲不薄矣愚謂卽古之循吏有以惠愛元元稱者不過出入阡陌勸課農桑有以獎勵風化稱者不過斥大學校延見諸生未有參訂圖史馳騁上下千餘載索先賢而繪像示一郡之儀刑如我公者風義凜然度越古之循吏遠甚此邦之人

從公之化莫不父令其子兄誠其弟在朝廷則立臣節在家室則竭子職居鄉黨則以仁交友則以信毋俾先賢專美于前毋俾二公有憾于後戒之戒之無怠于斯言異時才傑間出焜燿青史猶今之視昔無乏才之嘆蓋有推論于始者云臬卿郡人也獲觀盛事豈可暗無揄揚之辭顧惟才力卑弱不能良於文茲以爲愧

元傳夢弼西由場文廟記

萊爲州古也禹貢萊夷作牧實青州疆域春秋萊子國居齊左故曰東萊管夷吾相齊嘗煮海以富國卽其地也元貞二年冬予乘驛於萊館鹽判羅國才偕運使綦豫副使鄧玉司判張植蔡仲彬相與詣謁云萊之北鄙僅五十里曰西由鎮建鹽司司授五品階總八場歲辦鹽筴凡三萬五千計其民雖夥其俗甚鄙粵西由之興蓋未始有學絃誦之聲或終身弗聞以故風俗日下儒術闕踈某等環眎太息亟圖拯援謀諸僚屬及好事者捐俸金發私帑共得八千緡贖爽垲之地築學宮其上將使民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庶乎厚民俗振風教也或謂職居流外催辦食貨於斯舉也無

萊州府志卷八

乃出位而或僭乎疑而未喻願質吾子曰噫是何言也昔鄒孟子有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殞兮孰大於是今西由之民淺陋乖離弗被文教於是睨而不顧不幾於無事而祿歟興學善俗正今之急務耳夫奚僭後予抵京師羅君命其子教授羅垣奉經歷朱翬具書廟學之制殿堂門廡截然一新經始於元貞二年之夏落成於大德三年之春仍備禮聘士領袖其徒迪之以大中至正之學請予識厥事予告之曰學校風化之本也聖人之教坏治一陶語小則無內語大則無外不爲賢者增不爲愚者損孰謂鹽灶之氓不可化儒服俎豆事不當出權筦手耶於今聖元進用蒸髦稽以九疇之載衡以典籍之言碩師良輔于陪于傳上而國學而遂而序下而庠黨藹然蔚然於斯爲盛諸君於供辦之餘乃能遵國朝體道立師之意以興廟興學可謂知所本矣古者謀師禮樂詩書是先而蒐狩治兵則亦有禮爲可用矧理財賦掌國用之官也苟充其學自期於古賢宰可也詎以管夷吾自限耶斯學也他日人才輩出禮樂並興膠萊之俗變而爲

魯矣然後知六經之功用不限於海隅之地也諸君發源之功顧不偉歟

### 知州李誠修萊州城隍廟記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於義而稱揆之於心而安者皆可舉也城隍之神祀典雖未載然自唐以降京師郡邑皆得通祀所以保民也神保吾民民奉其祀宜矣世謂神廟食茲土職分冥司實專禍福故疾病死喪一歸於神莫不奔走從事以祈福祐而神亦往往昭其靈異禱而必應水旱疾疫多所賴焉則吾人之於神也於義爲當祀於心爲所安者矣州之北古昔有廟燬於金末廢沒日久國初時州人邢道剗除故址剗構正殿四楹繪塑神像邦人香火知有所歸越明年丁未前起祠賢之室自是厥後日增歲葺以次就緒至元二十九年道子德進復增葺之擴其正殿翼以兩廡外明中敝輪奐一新神象儀衛嚴肅森列觀者神竦又以殿後城基不固虞有覆隍之患陶甃一萬有奇包砌堅完以爲永久之計功既竣來請余文以紀諸石余謂民神之主也神民之衛也古先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由是民心以和而神降之

### 萊州府志卷八

### 四

福福由人興非自外也是故孝弟忠信昭其令德雖澗沚溪毛可以成禮而神必監其誠貪墨敗類神人共戾雖牲牲禮幣雜陳於前神亦弗之享也非才蒙恩來守茲郡今四稔矣幸而風雨時若五穀豐登人心惟和佳氣充溢無螟蟻疾疫之災而民業有經長吏所以得免於罪戾者伊神之賜甯不知歸於是作爲詩歌以洽奉神之禮俾欺罔者有所儆云其辭曰

至善有定幽冥同途頽仰瞻依神靈與俱吾聖人之久禱不在茲乎貪而漁暴而屠假尺寸之柄腴其膏血以自腴寸田不治藜荆荒蕪彘肩卮酒奉香火於庭隅以非道而要福適足以爲神之羞甯不愧於心歟蘋蘩蘊藻之采挹行潦於潢汙潔誠薦奠神其舍諸

### 學士張起巖勞山聚仙宮記

自王重陽之東也而全真氏之教盛行其徒林立山峙雲蒸波湧以播敷恢弘其說於是並海之名山勝境率爲所有至若下插巨海高出天半連峯複嶺綿結環抱蟠

據數百里長松交蔭飛泉噴薄玕草奇木駢生間出簷楹軒戶隱見於煙雲杳藹之間憑高引領歷覽無際使人有遺世之念則爲勞山上清宮蓋卽墨爲齊東饒邑而山在邑東南五十里陡絕入海鯨波濼洄挾倭本引吳會顧揖萊牟襟帶齊楚風飄浪舶瞬息千里上清宮據山之嶺又全得其勝是宜爲仙真之窟宅人天之洞府也然其地峻極衆頗以爲登降爲勞南下轉而西二十里近山之趾始得平行爲宮殿爲門垣請于掌教大宗師賜額聚仙宮而簪裳之士雲集于是卽山墾田以供其餼取材以供其用通元隱真子李志明實主張是提點王志真實綱維是助其成者則縣尉欒克剛也工旣告成爲塑像又輦石欲記其蹟俾道士沈志和持書來請文欒在膠西爲名族嘗從事山東宣闕與余有一日之雅計志和跋履往返餘千里烏乎可拒遂卽其圖記以敘列之當五代時有華蓋真人劉姓者自蜀而來遊迹此山宋祖聞其有道召至闕庭留未幾堅求還山勅建太平興國院以處之上清太清二宮其別館也志明大德初元受華樓劉尊師之請愛其勝絕奠居又閱一紀其徒林志

## 萊州府志卷八

### 五

遠志全卽岷嶽雲霞洞延之至築爲環堵明霞洞洞在上清之嶺又三里許塊處二十五年遠近信嚮稽首問道者絡繹相屬今年八十步履輕健計平昔遷居四十處度徒幾五百其志行可知已夫老氏之爲道以虛無爲宗以重元爲門秦漢以來號方士者始有神仙不死之說若全真爲教大概務以安恬冲澹合其自然含垢忍辱苦心勵行持之久而行之力斯爲得之隱真子心契道真處于環堵恬然自如不言而人自化不動而衆皆勸是其真積之至故能易礪确而輪奐于斯以爲祈天永命之所是則可尙也已銘曰

茲山峻秀橫天東下插滄海高凌空丹崖翠壁何穹窿瓊枝琪樹分蒙茸明霞霽映扶桑紅靈扃太宇相昭融仙馭隱見空明中鸞鶴縹緲翔天風有客寓迹白雲峯翠華爲蓋冰雪容道價輝赫聞九重鳳書遠召來崆峒卜基芟落荆榛叢翬飛鳥革如神工長春宴畢留仙蹤乘雲一去追無從空餘夜鶴號長松隱真學道知其宗環堵塊居神內充志行超卓驚凡庸談說懇款開愚聾嚮風景仰衆所同善譽殷殷聲隆

隆作室要嗣先人功徒役竭蹶惟虔共平地突起真仙宮隱然背負層岡雄高門朱碧環崇墉祕境清廓猶方蓬簪裳雲集必敬恭上祝國祚綿無窮爲民祈祐除災凶占雲望海元關通姑射仙人或可逢願斥物厲成年豐廟堂無事安夔龍 秦定二  
年記

高密縣尹秦裕伯卽墨先賢祠記

古莘董侯治卽墨之二年歲豐民和改建孔子廟學期年而成乃以故廟西廡易簷改塗爲先賢祠自戰國及兩漢以功名著茲土者得九人焉卽墨大夫三人安平君田單齊王田橫諫議大夫王吉吉之子京兆尹駿膠東相王成不其令童恢皆假像而祀之以少牢恐邦人不能悉知其行乃命裕伯記之謹按禮有功烈於民以死勤事者配食於社我國家以忠義詔天下凡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命有司蠲潔致祭今卽墨九賢之祀所以奉明詔尊禮經也予于是而有感焉自東漢以迄於今寥寥千載鄉賢如王吉父子者豈無其人特貧而在下不能自振于時者多矣

萊州府志卷八

六

邑治之良亦豈無如王成如童恢者乎不幸處海邦之地其聲名不能自達於朝者亦多矣不然毀言日至之大夫苟不遇齊威之明不見戮於朝也幸矣其能有萬家之封乎此古今之賢者所以不多見也董侯此舉所以表前修望來哲者深矣侯嘗爲國子助教裕伯忝胄子在成均實與諸生之列茲承先生之命謹摭九賢之概而爲之詩俾邦人歌以祀之詩曰

卽墨古城實表東海有美多賢流光千載齊當田氏大夫三人史載其事名滅無聞時維威王登崇俊良大夫侃侃以甯東方聲譽弗聞不阿以正益封萬家以鴻厥慶潛王之亂燕軍乘攻大夫百戰以死其忠忠義在民不忍開關收合餘燼以起田單單也實賢士卒同苦弗私其孥編于行伍火牛之奔兵車夜觸齊城七十一朝而復乃輯其民乃迎其君安平有爵莫賞其勳秦滅諸侯王建將朝大夫諫止以保宗祧王卒不聽國滅身死大夫之賢奚愧青史劉項之爭田橫乃王漢有天下橫不忍降殺身死義衆客同亡高風滄海萬世允傷皋虞有城卽墨下邑山靈降祥乃生王吉

爲諫大夫氣剛以直有子曰駿勉肖其德擢居京尹比名趙張英聲義烈古今流芳  
惟此卽墨膠東王國在漢中興有相王成勞來流民八萬餘口璽書封侯爲循吏首  
縣治之西古城不其東漢縣令姑幕童恢忠孝廉平信及猛虎有詔褒榮擢居郡府  
凡此九賢勳載遺編生能濟世死舍其天載考禮經法當從祭廟享血食以訓來世  
維我董侯氣剛色柔三年政教克配前修旣作斯堂九賢孔集邦人屈指侯來其拾  
我作歌詩請刻諸石春秋匪懈祀享無斃

國朝學士解縉後樂堂記

聖天子尊臨大寶記年永樂臣縉當筆署詔奉天殿中聖天子若曰永與民同樂此  
朕志也其以署詔記年大哉聖言身修思永樂以天下二帝三王之盛心也斯世斯  
民萬世一時之遇也昔者二帝三王以是存心也其臣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下至嗇  
夫阪尹皆同此心至於海隅蒼生庶類凡有心者莫不同焉雍熙太和上下一體何  
其盛哉亦感應然也 聖天子作於上寧無翕然應於下者乎北京刑都尙書黃公

萊州府志卷八

七

山東昌邑人洪武甲子舉於鄉入胄監事太祖高皇帝歷官至工部侍郎 聖天子  
首擢工部尙書調今官永樂四年師征安南受命先次廣西鎮遏調饋餉給乏絕明  
年安南平總治交趾布政按察司又明年盜起海上師復來征兵民事劇叛服情變  
撫摩帖抑應對周旋以體 聖天子之盛心平定安輯之俾同其樂無異於圻甸之  
中輦轂之下也是以竭其心思勞其耳目盡言而極論早作而夜思揣摩盜賊之情  
而惟恐一事失其機度量任使之器而惟恐一士失其當身體黎庶之艱而惟恐一  
物之失其所此其心無時而不憂也迺以後樂名其所居之堂而謂予記之且曰予  
有慕乎范文正公之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嗟乎文正公雖以使  
相出鎮立功西陲而仁宗未究其用故上視周召有所未及者今 聖天子所以任  
公者過於仁宗遠矣而公豈惟慕於文正公者乎雖然其言卽周召之言也其心卽  
周召之心也公慕之宜也今茲南交尋復綏靖公歸朝廷雍容廟堂聽都俞之聲睹  
干羽之舞公之樂也以卿相之榮有庭闈之慶里門下車命服稱壽亦公之樂也夫



是之謂後樂也若夫世俗之所嗜好而矜誇者豈公之樂哉然則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庶幾聖賢之樂者歟是將以名其家居之堂也豈不可以垂示其子孫哉公今所寓廨舍也亦將大書揭其間俾後之人知其樂之所自而詠歌聖天子永樂之治於千萬年

吳訥有恆堂記

粵昔永樂初訥祇命訓文臣子弟于禮部部貳卿高密儀公以德學輔導景陵子孫宮休沐之暇迎予至其有恆齋指齋扁曰智自束髮讀書暨登仕版以迨于今茲一惟有恆是式蓋人一心全具天理惟有恆者不貳其心故天理流行日用之間凡忠君孝親善兄弟夫婦朋友以及應接事物何莫非是理所推乎今吾年已耆艾諸兒悉令歸耕惟季子銘留侍茲幸親硯席望以是訓勉之銘字子新少予僅十歲嗜學罔怠未幾予以病免歸子新依依不忍爲別洪熙更化予承乏六察子新給事黃門特詔贈公太子少師諡文簡予與子新胥晤未嘗不以公言爲勉也後予陞與留臺

萊州府志卷八

八

子新晉職翰林 上在御之五年己未歲予以老病詣闕懇求納祿得請致事子新謁予寓廨曰先生榮還有恆之義望筆授之俾得朝夕視惕匪銘一己之幸亦後人之幸也予聞語之曰子之先公之言至矣雖然晦庵朱先生又有云恆者長久之意必守貞而後得所常久之道三復斯言則書所謂世篤忠貞詩所謂勿替引之子新與後人所當兢兢加勉者焉夫如是則庶克綿先公之澤而報 列聖鴻恩于無窮也子新作而請曰幸書以授於是乎書

知府錢源戰孝子記

孝子戰正東萊高密縣人父思道業儒母楊氏有淑德洪武十七年密令知思道才識可用辟本縣掾洪武二十年調閩之大寧縣時楊方妊正難歷遠途思道獨往越二年物故大甯令憐之命邑人淺葬於邑之山南原上爲覆二石於墓以誌之時正在家甫三歲每見母孀居悲痛亦輒泣下旣長補邑庠弟子養母以孝聞楊氏卒正痛父歿遠方弗克歸葬乃於永樂六年夏四月直抵大甯遍訪山南諸老無知者正

仰天號泣忽有一老至告曰昔聞思道墓有二大石覆頂試往徵之及至原上亂塚紛雜正尋至一墓果有二石在頂開見骸骨莫辨真僞卽嚙左手中指以血漬之祝曰是吾父骨血當滲否則莫滲也祝訖血滲屢拂拭不去乃收骨攜歸時大甯令暨教諭王永言邑庠諸生親目其事咸感嘆遂裝繪手卷紀其事以贈之正負骨經楊子江求渡舟人忌之弗許正泣告曰吾萬里尋得父骨至此乃不許渡吾將抱父骨溺江舟人哀其情遂渡無虞永樂七年秋九月至家營葬終制正復就學中永樂十八年鄉試未仕而卒嗟夫人之百行莫大於孝正尋父骸於萬里之外嚙指漬血其心可謂至矣故其精誠所感若或相之卒得父骨以歸于此可以見孝行之通於神明有不可得而誣者予故摭拾其事而志之使民風有所勸焉

尙書胡濙重修大基山先天觀記

東萊震方二十里許一峯卓然霄漢者大基山也山之上呀然而盤迴蔚然而深秀者道士谷也轟然而鱗次煥然而翬飛者先天觀也拱揖內向若掀而翔曰鳳翅山

萊州府志卷八

九

陂渚下蓄如鑑而清曰聖水池前爲朱陽臺後爲玄武崖靈虛宮則倚山之陰白雲庵青鳥嶺則夾其旁四顧如城一山屏列曰珍珠洞其南十里曰神仙洞其外諸山曰福祿曰牛星曰雌雄曰岡山曰逍遙曰馬鞍環鞏千尋水會爲河曰掖水西注二十里過東萊郡治北歸於海與鰲山相望於天際與神州出沒於波濤唐鄭文公於此仙去丹竈碁局印石宛然至元間長春子大建琳宇始賜額曰先天迨我朝而茲山隳替旣久正統紀元都紀宋道仙來遊慨然有興復之志聞道士孫守常自幼戒行絕欲清齋久侍靈應宮希仙張公門下道招爲徒屬以重新真宇守常乃蓬首徒跣十稔邑善士鍾甯感而施粟百石爲倡由是施者漸衆鳩工市材伐石負木每有弗勝輒拜號呼天若有神陰翊者焉聞者異之助緣者日增經始於庚午之春落成於辛未之秋中建正殿石柱若干楹旁建堂廉一十餘楹黝堊丹雘煥然一新金容玉像裝飾儼雅鐘鼓笳籥方丈庖福次第而舉工以億計金以萬數計雖出於衆而守常實有以致之也希仙之徒林輔玄來京徵文以彰守常之異志以重道仙之

所付得人而來者有徵以繼承焉於乎太初之氣無始衆妙之門無名積而形像散而杳冥如環無端固不假於作爲而仙蹟往往覓絕宋范文正公有便是蓬萊第一宮之句遺刻輝煌林谷後先題品者益廣宜爲銘以垂不朽銘曰

鰲聳鳳舉峯巒鼎峙豹蹲龍騰虛谷如壘架石鑿岩峻宇雕欄飛甍絢彩傑棟流丹鳴鍾考鼓排雲扣關颺車羽輪朝往暮還倏焉滄桑玄範恢張前作後繼愈熾愈昌河清海晏地久天長勒珉高岡萬古輝光

學士彭時重修萊州府治記

東萊古萊子國抱山負海周千餘里其俗淳朴其士好經術而矜功名實山東之巨郡也府治據城內之北自洪武至今皆仍舊風雨淩厲陋莫甚焉景泰七年秋南昌熊侯瓚自刑曹出守是邦慨然欲改爲之未果越天順二年正堂之前楹忽仆於風雨於是謀諸僚佐將盡撤而新之乃聚材僦工躬自營度以究其成中爲聽治之堂附堂左右爲幕廳東西廂爲六曹六曹之南爲儀門儀門之外爲祠二東以祀司土

萊州府志卷八

一〇

之神西以祀漢太守楊伯起又南爲前門門左右爲步廊正堂之北爲後堂堂之北東西皆庫也最後爲官衙最前東西爲吏舍至於雜造有所繫囚有獄獄神有廟司獄有廳總之爲屋若干區而繚以崇墉表以石坊嚴嚴翼翼煥乎一新計其材木瓦甃鐵石黝堊之用與餼廩備儲之費無慮鉅萬一出於經畫秋毫不擾於民事始於天順二年五月六日而以明年十月二十日落成焉熊侯具書屬予記之予惟郡守任師帥之責而署宇實政教之所自出也無之固不可以涖民有之而不備其制亦非所以警民之觀瞻今萊雖山東之望而署不足以表位宜熊侯有志於改爲也然爲之有道事舉而民不擾故其成也高明壯麗悉加於舊而人不以爲侈需用累萬而人不以爲費工役踰年而人不以爲勞非合時與制其能然耶春秋凡諸侯興作合時制者悉不書而此獨書之者惟以見居之不易也凡居是者誠思因俗以善政使萊之民安其政習其教家富足而人禮讓則可以稱斯署而無負矣熊侯奉法循理治駸駸有成績予爲之言將欲告來者於無窮焉

侍郎黎淳孔融祠記

東漢孔融氏由中軍侯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數正言攻之卓乃諷三府同舉爲北海相今濰縣是已時黃巾寇數州惟濰最爲賊衝實欲陰傷之公到郡卽收士民起兵講武賊雖屢至屢敗其民賴以安戢無事且爲制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槨以歛葬之在郡六年政聲赫然四境之人被其惠化之深相傳累世猶歌思不忘宋政和間濰守韓公通守慕容公爲立祠以慰濰民之思又作論古堂於其西用祀濰之名賢君子如學術則有逢紛庸譚郎宗鄭康成甄宇徐房徐幹孝友則淳于恭王哀王閔呂元簡節義則禽慶王修杜松贊正直則牟融周澤王儀是儀韓熙載操尙則公沙穆邴原王昕隱德則逢萌管甯知人則郎顛高構高義則孫崧劉敏元政事則滕撫張允濟共二十九人皆合祀於堂俾鄉人有所感發效則歲久傾圯惟孔融氏存焉迨我朝立國百有十年令邑者因法令弗及置而不議成化戊戌適麻城宋侯紹東出尹茲邑顧堂已久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一

廢祠亦敝壞乃謀於僚佐募於富民鳩木集工合建一祠計五楹而周以垣凡器用皆備又議以漢之朱邑杜密唐之竇琰李邕趙居貞宋之許仲宣楊美張燾韓浩皆素有治聲於濰者與孔融並塑像以正其位旁列紛譚以下諸賢配焉更名曰名賢祠擬歲凡祭丁畢尹率僚屬諸生徒從事於其間祠成乃走使京師徵言以記其合祠之意予謂諸賢之功名節義道德文章皆炳炳烺烺載之國史傳之天下後世凡世之欲爲賢人君子者未嘗不起慕起敬而視以爲則况濰之人士沾溉其流風遺韻旣久且專豈無感發而興者乎亦爲長民者鼓舞倡率之何如耳侯於法令之所不及者猶能惓惓如此其於民事之所當爲者從可知矣繼此以往使遠而任乎是邦者能法諸賢之政事以化民則治效可得近而生乎是邦者能法諸賢之行誼以修已則民俗可厚其于世道未必無補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當書此以俟焉

距萊城西北十八里有海廟焉歷代創修封號不一我太祖高皇帝厭其神號瀆禮詔改爲東海之神遣使降香樹以碑刻命有司時加葺理列聖相承崇奉有加聖天子踐祚以來屢遣官致祭成化十九年汝陽戴侯瑤來守是邦適布政司右參政張公盛同謁廟覩廟貌傾圮共謀修葺左布政戴侯珙巡撫左副都御史盛公頤咸曰此祭典所載矧事神有司之第一事宜行之無緩公於是悉心措置俾檢校陸暹典史馬琚董其事而侯則往來綜理之經始于成化乙巳春落成于明年丙午秋堅者因之否者易之周圍繚以牆垣高厚堅緻其中則北爲正殿前立廟門門之前翼以碑亭門左右侍以鐘鼓樓又前爲山門山門前樹以白石坊門俱重簷壘拱五彩繪畫左右廊廡各九楹塑海岱雲龍之像飾以金碧粉素至于寢殿宰牲齋宿道流棲息之所無不完備乃構官廳爲使臣暫寓之處大約因舊而新者共六十楹及大小碑亭四座增新者共四十二楹又鐘鼓樓石碑亭御香亭五座植椿榆楊柳一千四百四十餘株規模廣大輪奐精明傑立於東海之濱觀者莫不起敬工既畢

##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一

戴侯徵予紀諸石予謂戴侯此舉上有以體我國家之意下有以承夫諸憲臣之心廟貌既崇而於財則不費祀事既脩而於禮爲不瀆誠有可書者矣故書之

### 知府胡仲謨萊州府題名記

嘉靖十有一年春予自部署擢守萊州縉紳動色相賀謂萊實東藩樂土也及予之至也見其崇山分羅滄海環帶蹄輪罕適烽火不驚民業耕桑無虛浮囂訟之風士大夫情義相承有朋友箴規之益信乎萊之爲樂土也未幾旱蝗爲災斗粟百錢鄰郡之民流移死傷相繼而吾萊之民勉焉生生若稔歲然又信乎萊之爲樂土也予居萊且二年矣不樂其樂而恆自憂焉何哉天下之事泰順兆於艱危禍亂生於既濟匹夫爲數口計必深籌遠筭克勤乃事以終其身不以飽煖安逸忘厥憂焉况以一身係千里之休戚者乎方今天子重郡守之選詔公卿各舉所知隆其禮貌寬其文法而寵用之是固千載一時也任斯職者憂其憂以爲斯民之樂者固有之矣其不然者學棄於筌蹄志衰於金紫耽賄賂以自富騁紛擾以爲能深法以耀其

威權傲物以擅其尊大雖稱司牧民則仇之名器偉然僕隸鄙之若是者方自以爲樂也不大貽斯民之憂乎予爲此懼檢身則憂其弗德臨下則憂其寡恩食民之租而憂其不能集若事僚屬滿前而憂其不能爲之長憂簿書之不理憂獄訟之或冤憂小民饑寒而賑恤之無策憂雨暘愆期而感格之未能惟其萃此百憂則脩己安人之道必有所不能自己者悉其愚忠而磨以歲月庶幾萊之終爲樂土乎雖然君子居其位則憂其職焉耳若夫用舍之變毀譽之門成敗之効其機不在我者稽諸天而順受之耳何以憂爲哉惟此羣吏皆嘗有事於萊土矣知樂己之樂憂民之憂者必有其人焉勒之穹碑所以昭往迹示勸懲也嗚呼善不可以僞爲名莫難於幸致予既登名茲石矣後之議者將以予爲何如予於是乎益憂

參政陳沂遊勞山記

鰲山一曰勞山有大勞小勞齊記謂泰山高不如東海勞秦始皇登勞盛山卽此以勞於陟也今在卽墨之東南四十里東西南直距海上山形延亘若城雉峯起如堞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三

縱橫高卑直突旁擁相系凡五百餘里其奇峯恠石不能以狀崩崖幽谷深巖絕壑峻嶺曲崦不盡以名棲禪鍊真靈異之蹟不可以遍土人以峯名峒山多峒名嘉靖癸巳九月二十有二日余按縣至自膠聞藍侍御玉甫悉山之勝云不易到不能自退期楊允中達甫不至越二日與玉甫出東郭三十里由三標山出海上蒿莽中十里纍數丘一高起曰鶴山至則攀陟亦峻石谿舒磊砢憑藉爲登松多偃枝古幹夾石而上一道宮曰通真庵後有洞洞旁石室道人丘長春大書鶴山洞鑱於上余亦勅同遊紀其歲月鶴山鰲之東麓也西南諸峯插天橫亘數重望之若劍戟羽鏃森列而恍然若雲並海濱東南行二十里皆巉巖一峯深秀多長松恠石由叢石歷塊轉折成路至獅子巖下有臺宇乃宋太平宮也巖側有二石結架如戶出其上時夕陽在峯頂海濤撞激直至峯下是夜宿道人居夜半月色潮聲不能寐起坐臺際鷄鳴與玉甫登巖見日自海隅湧出雲霞異色海氣滄滢日光浮金萬里世之大觀也是日巖下題石門曰寅賓巖大書一詩從宮之南渡飛仙橋尋白龍老君華陽諸洞

降嚙舍與乘以兜從者徒步緣海灘亂石間行轉入山麓遵海而東歷番眼嶺下臨不測屢策杖惴惴由惡水河亂石灘皆海濤中行山迴從蛟龍嘴歇肚石黑松林皆山腹處極險非人跡所到有下清宮宮在上踞不能至從黃水灘西北入山中凡三十里始有人居就樹下飯由一徑歷黃山峒黑山峒觀音庵皆矗起數十百仞極奇秀又三十里入羣岫間有比峯峻極山半隱隱臺殿至則巉削攀絕僧垂木階下乃援而升上有石洞額大書明霞洞大安辛未題余勒詩一章其中空洞上如廈環石如堵前後戶牖洞左有佛宇僧廬右石門從磴數百級上絕壁數仞視滄海與天浮動島嶼皆空壁亦有草菴老僧定處是夜宿洞中明日晨飯畢下山經石瓢清涼甸聚寶峯三里小峰下有道院亦宋所建上清宮宮傍石洞跨朝真迎仙二橋橋側巨石鑱詩十亦丘長春者字畫端整余書如夢令詞于右由寶珠山入水河十五里登天門山極峻險峯多奇狀如仙釋擁出山口復有二峯若石壘就高數十仞兩楹相峙上逼雲際下瞰滄海峰有丘長春大書南天門三字大抵海上之山人跡罕至道

## 萊州府志卷八

### 一四

釋之外鮮有登陟丘蓋宋南渡後辟世于此者從天門南下歷數十峯初視若蟻壤且近行數十里不絕每峯皆峻大而仰莫及者降至麓瀕海上曰韓基一道院曰聚仙宮碑勒元學士張起巖記飯于宮復西北入山循滄牛澗磚塔嶺僧帽石大風口三里河小風口瘦龍嶺清涼寺仙跡橋金剛峒二十里至巨峯最高而奇周山之峯異狀百出徘徊不能去巨峯下數十百仞壁立梯窮徑絕有兩石若劈處見一竅上聞犬聲一僧垂木梯下請升遂援之而上由壁中行轉至一茅庵甚明潔左有佛宇嵌崖隙甚幽西北羣峯直出其後東南海色相映庵前牡丹諸奇花偃松異木其建築木石所植花卉皆僧負戴梯而至之但苦行無智慧心余留二偈於石壁間乃悟供具麥飯野蕪謂不圖得遇善知識是夜余宿庵中僧立牖下竟夜明日題其夾石處曰面壁洞紀同玉甫來遊事及侍從之名澗上壁大篆靈鷲庵三字從故道十五里出海濱循山麓西南行皆平地侍從者始騎四十里至華樓山下玉甫有墅卽其祖贈侍郎公之墓側從墅後緣澗仄徑而陟數里至巔松千株皆偃蓋從石隙生深

入有萬壽宮老君殿少憩尋翠屏岩余梯而大書之時已晚宿道人庵明日晨起與玉甫尋古遺跡周山之石摩勒殆遍多金元人者從王喬峒至凌煙峒下題同遊歲月隙見海色遠映道人吹笙笛于高架峒上飄然有物外之想遂循金液泉夕陽澗石門山至清風嶺小飲題名于嶺之石間又步至華表下一日聚仙臺其峰壘石數十仞峻拔且奇秀少焉與玉甫別至是山遊凡五日行三百餘里玉甫所計行蹤止宿不失尺寸其弟困困於窮絕處設乾餼醋茗楮筆丹墨具在從行兵吏雖跛足不前而興亦不淺山樵海漁之人爭效輿力石工數輩分處供事故余之興亦豪所得詩二十餘首去今以往想莫有繼之者矣下華樓山復乘輿四十里至縣所未至者五龍嶺下清宮黃石宮也海中諸島東有大管小管車門滄洲南有鮑魚老公車屋大古小古浮島皆登陟所見者

僉事崔廷槐平度州脩學記

平度州儒學莫詳其始弘治間河南宋侯嘗葺治之士林諸彥侈爲美談其後日就

萊州府志卷八

一五

圯廢未或有繼之者嘉靖甲辰毘陵陳侯來治州事甫下車卽慨然有志興廢之舉值歲比弗登弗果丙午秋成日多暇裕巡察海道山東按察司副使郴州李公按巡海上諸郡侯卽舉以白公欣然報可曰學校首政而廟舍敝弗治非所以訊業考德而崇明祀也盍圖諸又曰時詘舉羸民之病也吾有善令吾不病吾民取贖金若干畀侯曰金盡告吾吾無厭公去侯迺散金市材木陶甓鳩集工徒約期戒事而中周旋焉今年春時日旣良民工畢集乃先廟廡撤其舊而新之乃及堂齋相其摧壞者葺之復作啓聖祠祠屋三楹周垣門屏悉如制乃遷名宦鄉賢二祠祠制亦如之于是規制弘廓物采章明祀事精虔絃誦洋溢蓋役不淹時而煥乎燦然不愧鄒魯之丘墟矣工訖侯將謁公告成事焉迺偕僚案文學諸公屬廷槐爲記廷槐土人嘗聞鄉先生云平度古膠東地自有學校以來廟舍廢治靡常而人文所產恆因之以盛衰漢治則單父令費直以明經題盛唐治則汴魏刺史蔣欽緒以進士題宋祥符治則參知政事蔡齊以狀元及第題 國初治則吏部侍郎侯庸十餘輩相繼以甲科



題而侯爲給事中抗章劾學士劉三吾爲

太祖高皇帝所嘉納布政使戴新爲庶吉士侍 仁廟講讀數蒙眷召呼爲長戴而不名呂讓爲行人使安南書論國王陳日焜獻地數百里臆見勦述固不足爲知言者道然學舍鞠爲茂草則博士倚席而石室禮殿聿興則絃歌之化比于鄒魯鼓舞感動之機豈亦存乎其人與時耶惟巡察李公奉揚 明命以照臨茲土昭憲肅度百僚師式我諸生觀而興者三年矣乃郡侯又以貞教作人之政匡直而勞來之其彰彰著者月以朔望日詣講堂爲講明經史疑義歲時較閱拔取詞翰卓異者厚禮之而優其賞饌廩常給外別與公羨錢資筆楮薪燭之費其諸疾苦無依倚者力不贍者喪弗克舉者皆捐俸爲之助一時士類罔弗覲德嚮風奮激而思振焉繼自今成人有造將無有循鄒魯之轍慎脩爲之力闡性命之微懋聖王之業挹芳摯且邁跡夔龍以爲今日興學育才之光者乎夫菁莪棫樸王化徵焉魯侯在泮詩人頌之凡以崇德昭烈敷文而飾治之故也廷槐不敏不能脩詞揚休被諸絃管以自附于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六

頌人之末而載筆之托不敢辭是用不揣譎陋僭述經理始終之略而繫之銘俾州之人世世誦之無忘焉

張書紳遊大澤山記

號雲谷不知何許人

余雅有山水癖嘉靖庚戌來自江右由靈岩遂登泰山詣闕里趨先聖謁舜廟由濟歷青將訪蓬萊窮諸島以侈東遊之勝春二月始經東萊而海廟在焉因止城南之資聖寺雖未輒遊是夕已夢入芙蓉島矣明發攜二僧杖策海上放歌縱飲天風海日無異夢中長望東南見萬山飛舞一峯挺峙於其上二僧顧謂余曰此大澤山也盍往焉余遂諾又越日二僧相余騎驢行午後抵山脚憩下院而日晡矣於時飛雲宿巔羣峭可辨余且行且覽其槩攜二小童前導俄頃抵柱腰石牛馬蹄遂凝立問樓子石所在二僧已及遠且呼余急登若安知余之所得不在急也時漏下十刻步月梯傍望人臺將至普賢門月明在松碧天如水平風徐徐不透肌骨已而寺僧迎余松下由殿角觀磨刀石嘗乳泉抵方丈宿焉則月之六日也次早二僧以他事先

歸余觴二僧於日照庵而別余獨步庵外循龍潭歷桃花澗香積廚而下仰觀瑞峯之巔則巍然矣他山皆無木獨近寺多松秋後無霜而夏亦不炎僧謂之勝地信然寺外有錦屏石白虎谿甘露泉松屏雲堆皆奇絕處凡峯岩洞谷池澤殿臺之屬之著名者踰百余之覽當世遠事殊知名不面見面迷名安能盡擬其勝也雖然神會心得固不在於無遺也山去城六十里最幽閑人跡罕到多士假僧舍讀書適于子起潛毛子夢鶴夢麟周子子由方講學山中喜余遠來發奇興邀余絕壑自清涼石觀音岩望鵝鴿堂上登摩雲頂頂方平可容數十客諸君序次分配伏盼羣峯如龍蟠鳥飛岐分隴派適見三山孺鳥共沒煙霧中已立奇觀矣又越日登瑞雲峯度鳥道穿石穴攀蘿杖竹不知身在危崖之上下若寶山虎穴如千仞樓臺奔湃而下南望金剛峒如金城劍戟聯絡森嚴於是歎曰美哉茲諸峯巨靈之雄衆山之宗也方其興雲作雨瀾漫六合渾乎大海之洋及其雨退雲蜚青峰露首又如江浪之沸騰舟行千里及其晴日曜空高下畢呈山澤殊狀豆人寸馬蟻聚蜂屯乃毫髮不爽舉

##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七

杯望空飛洒萬壑舉目仰視若近暉壁如視帝廷分布號令四方將領張旗堅壁乘望風旨嗟乎山有奇峯羣嵐共仰北辰建極衆星團旋用握元化品物之流行四時之迭運造化之精於茲洩矣觀塵世之競強弱較長短如蚊蚋之交逐不久而自息也余方凝思飄然諸君不覺歡洽乃倚石和歌聲落山谷松風聞之若聞仙音亦一奇也首遊自六日望後一日而返計十有一日勝會難逢佳辰鮮遇發志暢懷各伸其蘊余首倡之諸君次第分吟得若干首雲谷樵夫兼雪溪漁父爲之記

### 提學副使鄒善逢萌祠記

予讀逢子慶傳未嘗不嘆齊之多士何也淳于髡辯士也陳仲子廉士也魯仲連天下士也若子慶豈不稱高士哉觀其擲楯之嘆掛冠之蹤首盜之哭與所遊者或隱於俠或隱於僧其意氣亦深遠矣當新莽時悲三綱絕而逃隱宜矣乃光武中興竟亦托耄齒不就徵何歟或謂其耻諫議之授慮大行之難然耶否耶子慶故爲昌邑人年友孫應兆氏訪其子孫不得乃建祠西山麓肖像祀之屬予記予謂宜爲書院

以養志名蓋取諸萌本傳云方子慶之耻爲人役走太學學春秋及莽敗漢興乃復自遼左歸此其志亦非欲長守丘壑而不以濟時爲心者史稱萌養志修道人化其德似有以窺其微矣至于齒之果耄與否意之果有所托與否亦不足深辯獨謂天壤間自有一種高標足以廉貪立懦有補于世教者若大暑鬱蒸而清風倏來喝者始有欲蘇之漸何則人之處世其跡固混混爾使咸如鷄鶩營營終日而竟不知所以營營者何事亦虛浪等死耳至於雲鶴則五步一啄十步一飲條然無求於世而神固常存彼其志誠自遂也漢迄今千餘年其富貴湮滅者何限而子慶獨流光耿耿則世之營營不自知抑又何哉史不言其志并所以養者其欲人深思而自得耳萊之西境有孤山舊祀夷齊豈避地北海之所茲其聞風而興起者歟夫子于夷齊咸以逸民目之若子慶所謂逸民者非耶子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夫論人取節處己貴極予將與應兆氏勉乎其極而建祠撰記以高子慶之風其欲緣此勵世而冀養厥志亦未爲不可

## 萊州府志卷八

一八

### 遊勞山記

隆慶戊辰孟冬之望鄒子善攜諸生遊大澤山興勃勃未已也遂訂勞山之行越明日抵平度明日抵卽墨兩阻一朝夕越晨霽遂與楊尹方升李博士邦奇董博士璠外郡舉人朱鴻謨王道明齊一經楊耿光李如且輩三十餘人由東南行五十里至鶴山登其巔望東海了無津涯心目恍然非人間境王別駕九成朱守備衣攜酌巖下幕天席地樂融融也由鶴山望上苑行峯巒層疊咸蓮花狀瓣瓣聳雲霄中將暝至上苑尋丘長春鍊藥處坐已道人報月上矣遂登獅子峯觀月月色映海波已溶溶不可狀而暮潮復撼激峯下有聲取酒酌厓頭諸生放歌鏗然與海濤應不知身之尙人境也臥未幾道人鳴鐘以喚客於是駢輿復上獅子東向頃之滿天霞彩絢爛映中海面盡赤又頃之紅光一道從霞彩中直冲霄漢咸曰此旭日升處也又頃之如大銀盤中湧一朱輪盪漾上下若鎔金狀已而漸升咸諦視無瞬予顧諸生曰斯時念有妄乎不謀而一口應曰無之於是再酌復歌更爲明厓賦曰閑玩明明

匡日月遞來往滄波渺無涯空明絕塵想下憩於老君洞楊令曰可更額爲猶龍復觀仙人橋白龍洞眠石而行約山行五十里至華樓月隱隱映松林間清光逼人越晨觀玉皇洞陟玉女盆復稍東坐仙巖以望巨峯或曰上苑南卽上宮華樓東爲巨峯遊若有未盡者海之奇盡上苑山之奇盡華樓涉固不能盡亦不必盡復遊南天門坐平石上石如臺前列華樓後環攢峯左右亂松數千株蒼翠可掬又風颯颯時來作海濤聲與歌聲相和於是縱歌復酌渾如身歷蓬壺中數時矣予復問曰此時念尙有妄乎亦咸應曰無之時孫二守元卿黃大尹作孚設酌餉罷下華樓見一石巖甚奇問曰此何石衆曰此所謂接官亭者因更之爲迎仙峴賦曰相逢儼列仙人吏謝凡緣傳呼仙子避絕倒石崖巔復穿黃石洞遊黃石宮相顧慨伐樹者之愚與造石槲何異及暮興盡而後歸夫巖壑之幽滄溟之廣日月之奇數日可謂遍歷而備嘗之矣方其對山水玩日月時其心寂寂然廓廓然炯炯然何也噫吾心本自幽邃本自廣大本自光明一有所觸則心境會而本真露斯固吾人平旦時也能真識

###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九

此體而時保之處塵至不異清境居屋漏常對真明則志氣伍神喧寂一致方可以言學方可以言遊不然幽還巖壑廣還滄溟明還日月依然且晝之格亡矣而又何取於斯遊六一公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予謂茲遊又或不專在山水間云因放歌曰到此渾如塵外人不須煉藥問長春千峯離却人如舊不負千峯負此身又歌曰觀日匡頭奇更奇萬緣何處總無知欲求別後真消息常似獅厓對日時諸生相對咸惕然有省遂書以爲遊勞山記

#### 尙書劉應節平度州修學記

薛侯以名進士來守平度之明年爲萬曆己卯重修郡學功成先是侯下車謁孔子廟周視之歎曰學宮茂草矣何以爲諸生居游息聳瞻嚮甚非 朝廷崇道作人至意迺謀諸僚佐羅君尹君祖君更新之檄請諸當道僉報曰可侯捐廩斥羨鳩工聚財纖毫無擾於民經始於己卯七月訖功于是年十月凡四閱月而告成爲先師殿五楹翼殿有廡側堂有齋從以名宦鄉賢文昌文忠諸祠爲戟門爲泮池建騰蛟起

鳳仰聖育賢諸坊後爲學舍爲廨宇爲射圃爲敬一亭一切庖廚廩庫階房門闥與夫圖書冊籍祭祀燕饗之器靡不煥然改飾充然畢備侯乃率二三子升堂問業衿珮頤若歲時薦享駿奔有儀賁鼓大鏞於倫有弈如遊三代之澤宮祠瞽宗而聽雅樂也何其盛哉時郡博張君漢節等遣弟子員張朝道輩問記於予竊惟平度爲古齊地建在海岱之間泱泱乎大國之風固太公之所表而季札之所誦也或謂其急功喜詐風化寢衰論古先王視魯諸生猶避席焉豈信然與夫膠東文獻代不乏人諸士危冠方袂于于然挾冊而誦鼓絃而歌蓋東西魯也史又稱其闊達而好義多文而足智夫好義則禮讓可興足智則巧詐易作是得魯之遺猶未免襲齊之陋也魯爲秉禮之國而泮宮之作不無待於僖公况今日之齊邪昔成周造士本之以智仁聖義中和之德翼之以孝友睦婣任恤之行廣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講肄有業辯說有數舞蹈有節視聽有物教習有時辨視有等憲老以示之法撻辱以示之威寬之歲月以觀其成蓋其待士也如處女其防之也如郊關之譏非常夫然後道

###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〇

德可一風俗可同日蒸蒸焉登綦隆之化此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卽其所以治魯也獨不可以治齊與侯爲政務以德化民養其長老訓其子弟日進諸生而程督之彬彬文學之士盈錄牒矣然則變齊思樂之詩人也哉齊之陋歸先王之道俾東海遺音復見泱泱大國之風其在今日乎猗與我侯建學之功方之魯僖誠無足讓予不佞無能頌明德而示不朽其有愧於思樂之詩人也哉

#### 知府龍文明重修關西夫子祠記

昌邑故有關西夫子祠歲久圯矣春初余行部過其地謁焉病其湫隘燕陋不足以安神而茲祀謀新之乃發贖緩若干屬其令李君買祠旁地畝餘長稱是闕半之諏於四月十九日鳩工聚材撤舊易新迄二閱月而告成事首爲門三間次爲左右廊各三間中爲講堂三間後爲左右廊各五間最後祠廳五間貌其遺像設香案春秋時祀之又建坊於祠之左以瞻示往來過者式焉既成李令請余記其歲月以貽後來余惟祠之義思也思其人不可見祠而祀之以寄思焉示不忍忘也公當漢末造

其功名不甚究於用治郡卽清白吏而往事遺蹟故老鮮有傳者乃千餘年俎豆而尸祝之一祀於萊再祀於昌邑何其沒而愈彰久而愈不忘耶於乎茲實德自然之符而好德同然之驗乎夫養莫定於應卒守莫嚴於潛伏公之涵養操持其隱微莫考矣獨其卻金數語真確鎮定正大光明不假擬議安排而暮夜應對天地鬼神實鑒聽之此其人豈以昭昭冥冥易慮而操養素定可槩見矣夫德惟實則可久而信於人者深公去萊且千歲餘祠之郡祀之邑敝而復新遠而彌親茲非實德感人之明徵哉故今入其祠瞻其遺貌油然肅然若見其生平聆其聲咳則吾心之神不可欺與公之神若爲感耳若公者處爲真儒出爲名輔稱之關西夫子不虛矣抑亦可以無議矣乃後世學者猶不滿焉如曰天地無二知何求之過耶且天地之分久矣南北殊位冬夏異祀使其制不三代將亦不免於雌黃之口矣以公大節俊偉而猶然置喙將誰使正之大學語慎獨而引十目十手之訓又奚但分天地人我而四乎大抵析理宜精原心宜厚公之言特以折其暮夜無知之語本自精確當乎名理無

##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一

容議者而刻意過求殊失本旨若猥云析理則獨知之地毫不容欺何待於四獨知之內幾不容藏何止於四卽善議者且有遺議公自名儒豈其見不及此而嘵嘵置辯曷能爲公損益哉余因記公祠而表明斯義以戒世之過求無當者

### 大澤山記

余守萊不三載而少會郡事旁午夙聞大澤之勝數裹足不得往每行部過其下丈人偃僂道左相迎余亦從畫鹿中拱而目語終望其門庭未入也歲壬寅春仲大旱十日焦禾二麥幾無毛千里龜拆相屬禱於海廟兩小應已而蘊隆如故郡子有言大澤山中有龍潭欄砌久傾圯不治父老曾傳說其靈應神以積日不試而衰耳余顧謂松柏之下必有茂草豈山靈迺爾而無天吳龍伯棲止其間耶輒罷午篆亟歸郡齋薰沐嘿禱於甲寅日質明亟馳筇輿往日停午入山禮拜梵宇肅止焉誥且謁龍潭甫禱畢見東南雲忽族余喜神果靈應因遍訪山中名勝然慮阻雨急戒行輿前密雨霏微僅溼歸幘而余夙宵訟過處戒日益加恣且數數遣官齋疏去雨凡三



無隙壤巡麓足至巖頂覆地插天與翠巘丹峯綴聚而掩映無之非松也或生於石髮其根如老龍盤旋百尺其柯百年臃腫而曾不盈丈或長於壑其頂穿巖松之趾而出而輜結爲一身或壓於臥石老幹橫生而如梁或啣崩崖而倒托根於天而首踞於地或兩峰肩摩處松之踵下懸千尺其頂糾纏呀呷合爲戟門或俯而爲喬或仰而爲梓或細如筵或大如輪或卑而偃僂或高而壁立每客過其下笙簧遞來無風自語遠近與澗聲相亂此茲山松之奇也山之中方爲寺寺有廊有門有夾室越門三重爲大雄殿殿中奉如來及阿羅漢像殿材鉅麗雄壯余方疑此深巖絕壑安得金縷楣櫺比夫甯致自雁王王耶主僧稱此殿材不外假因山治山祇伐石爲礎斬木爲梁焚枯爲甃此舟元此花身也殿後石上有乳泉淙淙流不止然其源出山遠而間麗於土微有土氣余裹茗而未試出殿後西行松隧中數百步有蟾石石婆娑如蟾蜍余恠其上四簷披翻各三丈許而石根僅如蓮蒂似可搖轉坐其下者多髮豎竟不得其解蟾石右方爲東海吟壇昔督兵使者沈公與里居胡趙二中丞翁

###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三

大廷尉董公諸名家倡和於此而勒名石上者也蟾石上下有獅子石香積石天耳石天眼石天耳有耳輪附於左天眼有目睫貫於頂其獅子香積類此皆以像得名從蟾石西行再迤邐而北爲天池天池在複岩下旁竇滴水流入石盃中澄泓渺瀰山中可供一人用巡池而上又北折而西則皆鳥道雲關漸不可托足最西攀蘿仰面行數十武越一飛梁又行可食頃及一絕壁壁峻直不可登微見其旁有鑿竇痕纍纍因笑謂此卽余公輸雲梯也循級攀竇以足附手而上盡數十竇得平坡又西行度石梁入飛來峯頂飛來峰亦大澤山之最高處也而猶爲瑞雲之梁甫從此北望瑞雲尙萬仞不翅泮溟然第之顧瑞雲之勝此中已半收目境其秀石奇珉非煙非霞而似環抱飛來渠渠若近故是北壁間李昭道金碧幃子也峰上多伐石詢之知昔人欲作望海亭而未就惜不助愚公成此損丘峯之北爲大海海濤歷歷蕩襟袖上聞此地時有玄鶴戾止知去三山弱水不遠矣峯傍有仙人橋仙人橋者以人不可度而名也橋下陰壑萬仞石齒皆如劍戟俯視幾落膽余賈勇輒過其上然以



亟欲謁北峯不留足而返亦謀賈勇先登瑞雲僧謂北峯峭絕險於飛來者數倍卽老於此山者不能往微聞樵子謂此中有山如門如屋有池於山巔耳余因止改步而東北謀急入日照菴於是行盡嶇嶽處得平壤遙見有林木而庵宇蕭條蓋日照背負北山而藏於其麓故也菴之傍多嘉樹與喬松競姿菴後石池爲湧泉此洵稱石髓而未入支流者泉最甘余攜具試茶其上度其地僅可置一鼎一牀留數客耳坐久之澗滿水漫流履下遂出已復尋別道入寺闌寺之左腋而出至邀月臺臺石故平曠如百張席可以邀月遊客多留刻其上余止宿之夜散步徘徊倏覩月姊若自峯隙樹梢而臨因漫題爲月臨磐臺之東爲摩雲頂東北望日出視日觀而近卽今余礮石而書曰觀日處然聞白虎谿望蓮臺皆殊賞遂循松隧而南達於東巖之隧中此地古道夷直可容肩輿遂乘輿數松行猶夷而過隧盡乃西下幽谷中有松數株皆合抱僧顧謂此乃宋元物五大夫之未有封爵者也又西行歷亂流而度得白虎谿谿正視寺門或以遠公三笑名此未知何指顧坐此谿上四峯皆如屏幃峯

## 萊州府志卷八

### 一一四

之歛者正嶮者秀且水泉高下委蛇上澗果腹復流下泚顧視谿北歛石上水不盈寸而雪乳瀆薄泱泱無際時分流環谿而過多濺衣袂可俯而承飲信佳尋也其傍爲望臺此地望北山蓮峯如初放菡萏絕無傾側從它所觀則皆如墮如折矣太華中蓮固亦應作如是觀大慈氏所謂倒正二見非乎歷臺而上爲入山舊境是日朝晴暮陰出山時雲容變谷萬松千巒出沒移徙未定疑非舊路然歷劍門樓石則儼然故人也蓋余於大澤久踈而實暱余之困山英能蘇之山之靈余亦能表且記之先忤而後合余與茲山有焉若二勞不其皆余屬名勝經年耳而不及目忤而不卽合豈二勞靈寶經吳王已先得不其中有康成書帶草俱屬有主遂以先合者而成踈耶夫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實而增名以阜民而增勝則余於大澤且端拜而議矣大澤昔爲赤眉所據山石上多鑿臼以舂黍故跡在在宛然其山卽四輪乎而峻絕不可上似蜀門而巖故漢兵攻久之不下人共稱上游第一卽余入山門時雙趾爲政且十里跛倚疲憊而僅屆其半此尤上游扼背之章明較著者也東夷西面而與

我爲難此上誠一雄鎮庸詎止能捍民患已哉

都御史趙燿脩萊城記

夫萊州有城舊矣其先蓋委土爲之洪武辛亥有指揮使茹貴者奉命守萊始闢北門被土曰甃儼然稱名城云二百餘年星霜變易城垣日就圯毀有司者倚藉承平眎其治爲傳舍孰有爲民生計久遠奮起言脩者萬曆壬辰倭入朝鮮勢焰張甚說者謂乘風振楫瞬息可抵登萊而人心洶洶始懼斯城之不足守矣當是時金壇于公備兵吾萊方與登畫地爲守一切深念乃謀諸郡守南城王公邑侯分陝衛君上其議兩臺決意修之顧經營數閱月甫舉一隅輒相繼遷去于公尤低回慨喟不能置焉居無何廣陵盛公由平陽治最擢海右治兵憲使來代于公甫下車周歷城垣則慨然歎曰斯非于公之所爲眷眷者哉是在我矣第所與我同心共底厥成者非良二千石不可也乃謀諸郡守信都石公及邑侯分陝崔君征繕方殷而石公又以憂去盛公悵然者久之廟堂知東方多故也環眎郎署抱經濟才無如此部吉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五

州龍公者遂推擇出守吾萊至則與盛公抵掌而談首及城役意大合焉而二三郡寮如雞澤王君輩咸弼成之間錢穀則量徵於州邑曰是吾所共安危者也問力役則取卒於踐更曰是吾所藉城守者也問工匠則更番於屬籍均給稍食曰是吾所休之平時而庸之一日者也已又各捐歲俸爲衆庶倡而郡縉紳士氓靡不捐貲以佐者於是伐石於山陶甃於原積芻購材人馳車轉雖分理屬之庶寮而龍公復曰盛公意時時督責綜覆其間如家事然故所費僅三萬餘金自戊戌暨庚子不三越禩而百雉雄城已屹然告成矣卽于公詎卜其有今日哉城舊制圓一千四百七十六丈九尺崇三丈五尺闊二丈基廣於巔今殺其基奠之曰石甃甃直上類削成焉有門四南曰景陽北曰定海東曰澄清西曰武定各建以大樓棟宇巍峨登之千里一瞬也四隅有小樓亦重簷峻起若飛唯眎大樓制差儉耳門隅之間每若干武爲一鋪鋪合二十有四北城有玄帝廟仍舊南城東西二隅新貌文昌武安於上蓋取揆文奮武之義云城匝池闊三丈泉水交流映帶左右工旣訖龍公曰壯哉城也非

盛公孰主宰是則相與裴回四望颯然喜曰嘻是非所爲金城湯池天府之國者耶  
萊之人世世萬子孫利賴之矣乃介邑侯劉君屬不佞爲之記當斯城之初議也不  
佞竊與有聞焉而衆論紛紜鮮有不難其事者蓋功大則費不貲而措置之難勞久  
則力易罷而底績之難人衆則意各殊而相安無怨之難今茲之役豈曰修之觀其  
墉堞池隍樓櫓亭障劃然一新實創建之矣乃所費若而緡所歷若而時不擾閭左  
不煩縣官一錢而一旦就緒衆無間言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也其諸公之謂哉謹記之以告來世俾知斯城之不易也而慎所以守之者盛公  
諱稔號成西丙戌進士龍公諱文明號斗冲己丑進士劉君諱蔚號耳陽戊戌進士  
俱見在事其諸公名氏暨諸勤事文武吏別有記不具書

贊善周如砥脩萊城記

萊州舊城築於洪武辛亥迨今蓋二百有餘禩云萬曆壬辰海寇寇高麗久之氛益  
惡並海戒嚴改築之議用興事在丙申丁酉間始其事者兵憲金壇于公郡大夫南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六

城王公也亡何二公輒相繼去繼王公而守者曰冀州石公亦不數月憂去工幾中  
輟戊戌 天子念萊股肱郡特 勅儀真盛公備兵其地而已亥 命推擇諸郎曹  
之有經濟才者出守萊得永新龍公龍公之至爲是歲十有二月時東事業已告捷  
凱旋矣衆見以爲役屬得已志稍稍懈而荐沴乘之戍人枵腹修營之需一無所恃  
故于時議已者半初倭之遁也或以爲我實賄之去且復來來必不于故道萊牟之  
間亡甯日矣舊已夷而新弗營何異延寇于是議築者亦半龍公曰是皆不然吾聞  
清風至而城郭不修入其國者有以觀政吾飭吾政耳甯小醜來不來之間且非常  
之原也已倪弗因再始滋難弗智澤門之謳我則辟之而以其勞怨遺後之人弗仁  
利九弗圖害一是怵弗斷夫歲則信稔吾將以此脩楛焉旅戍萊而食萊食等耳與  
坐而食母甯以役其築也遂以其言請諸盛公盛公曰吾意也力主其議以聽公自  
爲經營公於是首列地方水旱狀以 聞獲減郡租十二而緩征平糶發廩勸分諸  
政一切瀝心血從事民喁然以蘇于是則又取諸浮淫之蠹冗羨之耗悉以二筭法

裁之其它積逋之迫鹺稅之苛采權之噬雖復移檄稱 旨日相旁午而不難以其  
意爲調停身爲翼蔽于以免元元于魚肉民是以翕然而歸命也于是則又下清滯  
之令而吏治簡嚴委署之禁而儒職重優固窮之卹而士節恬開自新之路而民頑  
化蓋下車不踰月而政與俗交安於不擾官有暇日上下內外罔弗孚也夫然後命  
執事者括墉四面概撥橫亘而以其未築當其已築得其爲十倍者二及還以已築  
之費籌未築之儲二十而計之未有其一公曰是易耳以白盛公盛公曰是易耳二  
公者因各以一歲俸金爲捐郡貳以下無弗捐者已而士夫割貲屬邑效義輸者踴  
躍獻者絡繹而公度所入已及三萬七千金有奇蓋于前所慮二十倍之額僅僅半  
焉遽止之曰已矣是已足矣爰謂某官曰此莫非官祿民膏也爾其司出納有覈無  
漏謂某官曰木石甃堊之事爾爲政無草惡無苦窳謂某官曰爾其畫地以專作者  
省試眎成毋瑕而不堅以爲舊貫羞謂某官曰爾其司轉運南山之石河濱之陶常  
使待用而毋使用者待之乃有攸濟既又申之曰各敬爾事夙夜罔或不懋以臻厥

## 萊州府志卷八

二一七

成時唯爾功不者亦唯是爾執其咎蓋經始于二十七年二月初一日落成於二十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城計圍一千四百七十六丈九尺高三丈五尺闊二丈而是時  
所修實圍一千四百一十五丈六尺趾以貞珉如山之有麓巒壁直上聳擢而壁立  
如削其中堅而外錚錚又如出金鐵之鎔鑄金城也哉城之上爲大樓四于門小樓  
四于隅門隅之間每若干步爲一鋪鋪合二十有四城之下周池成淵其廣七丈池  
之外繚以郭垣柵之其圍如其城之數其重門皆被以鐵門內外又別有周廬以資  
巡警城大小各四樓之外又別有戍樓八以防不虞闌石渠答莫不畢具而貌玄武  
於定海如故事剖景暘一面東西二樓祀文昌武安之神制乃大備然是時金羨者  
尙以千百計公因偕二三僚友命駕而登周覽稱善乃北顧 神京肅然如有所對  
越者曰戶牖之綱 皇圖之鞏封疆小臣乃今幸免於戾矣乃西眺浮柔之故墟東  
望島夷之京觀曰姦宄蠻夷尙猶有生心者乎將如此湯湯者何既乃南睇膠水又  
南睇卽墨悵然者久之曰二城其猶足志古道哉穀梁氏曰其民足以滿城而八萬

來歸匪城則廣子與氏曰築斯城也與民守之而三年不拔匪城則完然則古今所重蓋可想矣凡我僚寮尙無恃垣墉而忽閭閻之下君子曰甚矣龍大夫之善言保障也方其城城弗城之亟城既城矣弗城之恃蓋觀察盛公之所以屏翰一方其道亦若此也率是道也萊民其有藉乎余是以并記其言以詔來者而嚮者于公王公石公在民之政亦因可考焉

吏部主事姜仲軾脩萊城記

高皇帝龍飛淮甸安然既以城歸萊始爲郡四年復改郡屬如今城蓋其時所建也城體勢堅厚樓堞嵯峨望之不曰言墉第其巽斲之初大令陞錡若陵若坂卽三尺之童緣砌扳陴掉臂可上何曰禦暴客邇且二百餘年矣傾者葺葺而復傾傾而又葺不知其凡幾更易補綴參差殆不可名顧沿襲日久視爲固然試語之曰不守當圖狀則翕然嚮號固稱不便嗟哉頽垣債櫓歲有薄蝕始無論利害計數年所需以度大建不甚相懸而城固日益敗則信乎民不可與慮始也歲丁酉島夷啓疆入我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八

屬藩中國大震東方戒嚴金壇于公始建大脩城工之議曰與其糜餉以養軍兵孰若因之以脩城守遂括府藏料掖民所供金殆二萬有奇剋日矢衆期以永逸當是時薦紳士及百姓莫不動色相賀各捐所有爲助顧其工方托始一隅而所費已不貲于公遽有秦中之報矣既而廣陵盛公來閱城畢乃與信都石公謀均工屬邑無何石公復以丁艱行夫方肇事而任事者屢更其不落落一線耳幸而吉州龍公至甫謁盛公卽慨然曰東萊介在溟海東控島夷以擁

神京亦唯是險是務設實爲永圖有如是役不竟如長策何且繕城大役掖大稜之後誠難獨任乃爲大計畚鍤度支費略趾基重工計日總括大較以與諸邑長謀俾各糾工匠束菱蕘以與掖人參蓋郡之倉庫諸邑錢穀也犴狴諸邑詞訟也郡之公廨毋不一切倚辦屬邑獨柰何郡城以責一掖不能也議既定于是採南山之石購膠西之木益多開陶範至三百餘所并工齊力寒暑不歇而人亦不以爲厲計是時賢能并用人各効長如巡眎分督程工度材毋不號爲得人公則爲之總挈大綱以

時勸課務使無一錢不爲木石無木石不爲障隧而盛公亦時時賣錢抵工所賞勞以鼓舞其心而作其勤然則人兢事工樂役千雉翼翼倏然皆興謂有自哉初于公之勦議也期以四載告成至是報完僅三踰年而修工軍士適以邊方多事趨入衛不得留人咸以爲二公急工敏事之應云計城廣袤高闊一如舊制內築仍貫外砌削直令之壁立則自今始也添設敵臺十一臺率可容十許人城臺皆石基六尺半入於地甃甃皆數進幾半土體而漬以灰漿陴阨之屬悉遵邊關法厚尺高五尺多穿其上備用矢石皆昔之所無也者城頭闊二丈三尺浮頭築三合土女牆內布以甌甌四門樓廣三丈二尺作重觀門洞高丈四尺闊丈二尺許俱眎舊有加角樓規尤爲充拓幾三倍初址繪文昌武安等像其內以祈冥佑又濬濠四周深廣如域種蓮其中四門橋益以巨石西北閘隄稍移而南以便蓄洩說者謂其結構礪密綜理精工卽會城又何加焉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咨咨非常之事信待人而後舉哉夫東萊聯七邑遙應青齊爲東牟右臂豈不稱海上要區顧其城邇倚腐敗不可守一旦

###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九

有事卽募萬人警柝晝夜無當也乃于公任長慮以謀厥始而盛公龍公不憚拮据以竟厥事遂成千百年不可犯之基昔人有云賢於數萬甲矣異日者萊之人士子孫世共之將亦世利之卽 廟堂亦庶可舒東顧之憂哉羣公之錫卽世世社稷尸祝之可矣是役也始於萬曆戊戌之春二月落成於辛丑之春三月首尾共事諸公俱列如左以備觀刑云

#### 都御史胡來貢修萊州府公署記

萊以瀕海朝鮮赤白羽狎至因大治其墉墉成終始以吉安龍公拮据也屹然大東一巨鎮眞足號東秦矣夫錦衣裳必不做絮崇墉而郡治之不葺坐眎圯墜無論非公御堂皇之心卽非公所以成城之心矣強弩之末豈其眞之餘勇焉此不過博一時簡靜名令缺者因仍而敗者亟潰以靡宇爲傳舍前以遺後後復仍前瓜期踐代之間便屬身外長物矣又何以治國如治家爲也公於是檄主者詔陶甃梓陶之薪木之材圻之灰石工之傭一出公緩或分俸之餘堂皇之後益以敞軒則寮若屬之

所以請居間者公事則公言之耳下至輿臺隸胥咸得其所門屬之門廡屬之廡其  
个相偶其序相翼備矣而儀門巽復拓其賓館一大創之丹雘玄圻庖福之必飭也  
公可以乞言大夫士可以至偃之室而貢其區區矣夫蒞民者以爲俾各有藝極務  
蓄其力矣夫使其力有可用而上又非侈焉用之又非纍焉繫用之持一事事整頓  
無卽於隕墜之心則民豈自愛焉民若曰堂廡之間公猶不肯仍瑕襲敝必先自立  
其藝極之地今斷斷改觀况復布和修政豈其猶留蠹我者以養奸恠惠也辟之治  
家井垣蕪庾之列安頓得法則必無饑寒痛痒迫焉而不動念者矣汲黯平淮南之  
政臥閣而治斯奕然之署足爲公臥具乎哉公行有宣室之召矣龍公名文明號斗  
冲己丑進士銘曰維萊之署東海之隅據郡之中七邑之樞其宮塗附胡爲大都肇  
自龍公亟徵所須以補其缺匪事乎鏤以徵之傭無或踟蹰綢繆拮据奕然名區唯  
公之政政與民俱唯老弱是扶唯蛇鼠是驅靡赤匪烏唯公之逋民唯鞭蒲而徧炊  
以雕胡大創之廡臥閣而吁是爲關痛痒之宰一何似淮陽之大夫

## 萊州府志卷八

三〇

### 尙書趙煥小學田記

東萊故無小學有之自郡大夫吉州龍公始田自有小學始蓋萊當有學田矣然僅  
二百畝有奇費浮于入不足以贍士而續用也龍公甫下車卽興學課士頒布科條  
日孳孳靡倦已而念萊士卽勃然有興乃民間子亦吾子弟也放逸而無教謂師帥  
何會繕城賑荒營屯戎艦諸大役方拮据未遑而河議旋起久之河報罷諸大役次  
第告竣于是剏置小學遴諸邑學子之器資清穎者擇師訓之已又念窶人子力不  
能學則廣置鄉社學凡童稚之可就外傳學書計誦詩舞勺者悉羅而授之塾師已  
又念博士弟子固自知學然不特勸不迅發又脩復東萊書院以居士之高等者身  
校而嚴督之梓名家藝爲指南經營既定乃出俸餘泊公羨市民田若干畝歲率入  
租若干石小學師社師月有廩小學社學弟子書院士日有餼而諸博士弟子舊田  
所不能周者亦取足于中不此贏而彼詘恢恢乎作人養士之制于是大備矣掖令  
劉君蔚樂觀其成踵不佞問記用以昭來禩垂永久也不佞竊嘗觀三代人才莫盛

于成周之際蓋培植于文武而振作于周公微獨辟雍里選法制之善其代耕養廉所爲養士之道豫也故孟子曰周曰庠庠者養也周惟能養故多士濟濟爲國之禎周家所以收得人之効而綿有道之長者豈偶然哉我 國家建學取士采酌成周勅憲臣專董之而以時攷閱材可需用者授以廩養之之法非不釐然具也惟是廩有成額有司者卽厚士不得溢于額之外士卽多材備亦不得闕于額之內矧民間子乎夫天地之生材也不擇巨細煥之以日噓之以風潤之以雨露然後物得其長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無一而不適于用人之儲材亦猶是矣龍公嘉惠萊士爲小學爲社學爲書院爲田居殊其地教異其方人差其等事秩其序至于饗殮庖廚之用徵輸出納之宜罔不區畫周至開迪煦噢舉成人小子而譽髦之譬則大造生物巨細不遺諸士子感奮興起才賢輩出卽異日所就不齊均可以隨分効忠又安 宗社則自今日之養基之也萊俗故醇樸邇緣樵市採山諸姦宄日蠹于中俗寢以敝草澤隱伏竊虞有戎心焉公以絃誦之化倡率一方豈直萊士駸駸向風雅

##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一一

意漸摩且足維風善俗消沮豐萌治安之術實利賴之矣讀循吏傳所稱文翁化導人才移易風俗外無他奇異以今觀之殆公治萊一端耳公頃奏最矣 天子嘉乃績倣漢世召補公卿故事行有顯陟舉萊之已試者措之天下使成周太和見今宇宙間可也喜而爲之記田制之詳載碑陰不具論也

### 中允周如砥重脩海廟記

萊之西北十八里有海廟以祀東海之神唐宋以來天子所爲署御名以致虔專信臣而崇敬者也至我 太祖高皇帝益欽厥典特以時加葺理命之有司蓋二百年來守土之臣罔不祇若嘉靖而上諸鐫勒之文可考也由嘉靖辛丑迄今己亥又六十年于此矣日就傾圮茂穉明潔而其歲永新龍公適視郡事迺郡城廟宇兩圯相會公曰夫城吾所守所保障也祠廟之事 高皇帝之命實式臨之兩者之重則均抑季梁不云乎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于是越明年城完而盧氏劉侯適以最調自沂水來視掖事則首奉龍公祇命崇祀之意以其事請于前守道盛公繼又請于攝



道事徐公遂聞于中丞黃公直指使趙公詢謀僉同繕脩聿始維時龍公之于營造已再不啻熟路之輕車劉侯之于任事方銳復如發劔之新刃費出版築之餘彊弩之末勢似詘人同捐助之心順風之疾呼咸應于是騷除頽規鼎興偉構卑抑振而穹窿黯黹闕而采藻畫棟雲飛周櫺星列可謂金紫炤耀儼天一之奧都珠貝熒煌允水宗之靈府矣而地嚴氣肅堂明廟清能令憑依之者洋洋來赴對越之者兢兢改觀斯亦足以達馨香于渤澥而昭盛典于皇王者也計所脩自正殿而下堂寢齋廳扉門坊表凡百二十楹有奇其主祀助祀自御史臺以及藩臬郡邑凡有事于此者咸有止舍其犧牲之所供具俎豆之所收藏以至庖丁羽客之所棲息咸有室廬爲楹八十有奇而儲胥環峙甬道纏屬危臺中聳新柯外翳匪盤鬱奪島嶼之勝則威蕤等扶桑之奇其更張變置可謂曰勞其鳩工飭材可謂曰費而時才匝月金取諸施者才二千有五百金則以劉侯之所爲龍公從事者其任人得而省誌勤以故爲力寡而就效衆也予惟海自有廟以至于今不知凡幾成虧于茲盛矣迺海之神

### 萊州府志卷八

二二二

與開闢俱罕有真得其情狀者亦宜及茲一考鏡之竊嘗讀正德中熊直指尙弼之刻曰祠之所祀者龍也意頗不謂然猶以爲儕俗之論未足爲恠及觀韓昌黎南海神廟碑旣以册尊王爵爲有唐盛典其述祀也又謂海之百靈祕恠恍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此蓋惑于秦人海神可見以大魚爲候之說與夫世名天吳海若二水獸爲海神之說審若是也是物非神不得封之曰王且物必不能與人相感格必不能去水而陸以享飲食于廟又廟非所以處水族也果若所神穹龜長魚踴躍後先則惟有居之洞窟重淵之底龍宮鮫室之間其祭之惟是如鎬池之投璧汨羅之裹飯而何至延玄蔡以山藻娛洞鱗以英韶飽爰居以芻豢乎竊意凡物之大者其真宰必靈海之爲物也鴻鴻濛濛浮天而載地想其太乙之所蘊蓄元氣之所萃聚靈爽潛含精英默運神莫神於此矣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魚龍蕃育神之所爲非魚龍卽神也明矣然則其廟貌之也乃世俗所稱海神見于周武王之世師尙父因而廟之歟不然在禮四瀆視諸侯諸侯之禮加于四瀆不以加于海此

以見海之大不敢用臣禮禮之也然四瀆既禮之如諸侯則其廟而貌之不得不如人鬼禮貫幽明神歆族類氣故協應同故感通貌之如人鬼者人之所起敬神之所依而禮之所載也是以我朝之于海祀盡革其封爵獨從其廟制禮則然矣龍公先民後神其究畢理迹其所撫眇循守倡令和亦既察于民之故勤恤其隱豈其忽鬼神之情狀焉予聊因劉侯之請而以斯言質之也敬爲之銘銘曰

禹告東漸虞望斯崇帝命守府敬共而封神脈八極會歸震鄉谷日于出配天稱滄氣渙甘霖波風重譯百嘉載蕃蒸萌攸藉餉帆貨舶兼利公私鍾英儲俊王國是資德之廣矣清甯作類廟制罔嚴公曰予愧僉曰王事大夫獨賢大夫有祿疇其本然惟民從義應如鼓桴微神之以惠德有孚惠公之德報之於神詘克舉羸故用鼎新弈弈創見二百年來高皇之命厥惟欽哉我公至止籩豆靜嘉神之錫福穰其無涯島氛盡息年穀永豐神歆人悅世戴公功靡構弗傾弗覩蟻穴我銘斯石以諗來哲

## 萊州府志卷八

三三三

### 南京大理寺丞董基東萊遺愛祠記

萊地沈斥磽陁種藝不饒羣萌吻閭官其地者非宣朗慈惠不能參隱軫患自秦郡縣以還惟楊伯起以守著却金一事焜耀千古它諸狀雖靡從考鏡大都可知也

國朝二百年來吏治彬彬質有其文廣宗崔公連然稱首遂與伯起並祀繼楊崔而起郡守則李公棨楊公志學監司則憲副吳公道南僉憲王公文翰大參劉公有誠斯五君子者上下百年間不可謂接軫也才難哉初楊崔祠郡治內嘉靖丁酉增祀李公移今小學址稱三賢祠毛文簡太保記之戊申增祀吳公任給諫萬里記之甲寅增祀楊公王比部肇林記之後復移祀楊崔郡治小學址惟祀李吳楊三公久之增王公再增劉公是稱五賢祠皆衆論所歸云歲壬寅郡守吉州龍公視事三年百墜俱修念五賢祠門右出又念萊子弟多貧廢學因移五賢祠直指署東改故祠地爲小學於是五賢祠始南向殿宇廊廡視昔有加弈然改觀矣爰屬不肖紀其事時萊士民謂公已三年考且夕且遷去萊人當有特祠祀公宜先貌公附五公右俟焉

乃公不欲目見之譙呵甚厲余則有槩於五賢又有槩於公之繼五賢人情固未可重拂矣李公當弘治間治萊去今幾百年志紀其捕盜勾戍葺學教士撫流徙罷駟牧抗強宗八年之澤尙在人心也楊公則寬平樂易雖不爲赫然可喜然庶幾循良矣監司持大體不親民事舊志無紀焉乃吳公則任給諫所稱何備乎給諫謂新河之罷仁人之言其利溥也他無論已王劉兩公在事余旣爲諸生與計偕目覩其行事苟有利於民而已當世廟大行余從諸生中見王公哭臨甚哀生平急君可知斯其所以致力於民也劉公在萊墨吏解綬恐後三刺史部閭里豪無敢爲政者乃窮簷蔀屋蠢蠢小民不知有監司矣龍公泣萊以來聽於眇視於新思於濬動於昌如刀莫鐵如刃遊間何邑穀嘵不贍於賑何族子弟不率於教何吏嗇夫何人嗇夫不粥粥於法發縱而勅寇嬰鉞周歷而河工息肩部曲鮮曠伍莠命無亂教採權不爲虐墉隍海廟學宮吏靡諸大役所費臧緹無算未嘗請縣官一錢易農之餘帑藏之羨肺石之緩毫不屑捲握也余每謂二百年所缺略若待公而備此何第五賢無

## 萊州府志卷八

三四

能淪之卽楊崔兩公當亦有意公爲其後矣故公之聲無翼而飛萊人之情無根而固其貌公也又安能終已乎且任之重莫如郡塗之畏莫如口期而遠莫如年公以重任行畏塗旣三年稱久矣其弊弊然參隱軫患而計安萊人一日也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其貌公也固宜不能終已矣龍公諱文明己丑進士

### 給事中孫善繼徧東萊小學記

皇帝御極三十載道化翔洽天下惟時天下郡縣皆有學而山以東則吾萊爲最盛萊侯龍公方以精敏之猷布慈惠之教而會大宗伯奉明詔且申嚴學宮約禁一切遴師材核士行正文體焚奇書絕詭進諸如此類所以磨勵興起甚至公旣奉行惟謹然猶謂不足廣稱德意也則重念古有小學小學者蓋與大學並建以升賢造士預教成材今闕其儀而不舉又令甲在社學羣民間窶兒不能師者往使稟蒙亦以助鄉學所不及而今泯無聞矣蒙養忽踈則聖功闕職此之繇惕然于衷用是乃不憚心計目營鳩工度地特創而偕作焉庀資以良程用以省選期以吉飭屬以虔

蓋是役也公議不煩于衆則口授也務不稽于時則身率也費不勤于官則私苴也勞不病于民則惠使也既落成凡爲小學者一爲社學者二爲屋凡六十餘間門堂廡室翼然丹青聖漆煥然庭邃然軒廓然屏屹然廣垣四周巍巍然若師若弟子抱器而揖讓絃歌其中者幾伯人彬彬濟濟然師有餼弟子有課無藉者有禁餼以日課以月餼田凡九伯餘畝附諸學綱紀既畢風尚大行凡我萊人莫不共欣公能重學以致治也春三月事竣夏四月公乃以書來屬余爲記余何足爲公記哉余惟萊故瘁甚矣微但學校已也自公下車二載有奇無論他興徭閱賦脩舉筦鑰之常卽如堅墉一事更三四大夫所弗克就緒者而公不惜瀝心血爲之荒而勸賑災而設瘞暇而課農整屯又暇而獎廉崇孝杜冗耗之漸清浮淫之蠹新海廟以誌祀繕舟師以遏寇凡此所拮据夙夜何可更僕數持平而猛是鋤惠義而奸是剔旣以赤子萊人乳哺之矣而茲又特創是學幸哉吾萊有此強教悅安仁施義濟豈弟父母君子之術也余又奚言無已請效規頌之誼以諗于多士今夫學校之用大矣其效每

## 萊州府志卷八

二三五

不見于盛世而常見于衰世然使衰世必不能貴學卽能亦不暇而其能且暇者必盛世故是學也其興廢可以知盛衰天下同事異用務實者以是致太平務名者亦以是飾太平苟爲榮觀庸詎弗欲第難與易分焉謀易則興難則廢資易則興難則廢人易則興難則廢故是學也其難易可以知興廢然是實心爲民耳實心爲國耳賢者斷行不肖者格夫斷則何謀不可排何資不可借何人不可簡而格則否故是學也其賢不肖可以知難易以興廢知盛衰王道也以難易知興廢邦猷也以賢不肖知難易官論也然則公構是學殆行一物而得三善哉雖然有五戒焉奚可弗察也夫小學者是惟蚤服重積所也服安蚤積安重徑不復夷穢不復芬童稚而壞厥顛耄不救故在慎始詩書禮樂非爲容也經術道德非爲僞也言華道隱象莊行邪枝繁本剝則豈徒郡大夫之憂抑亦二三小子之羞故在正習玩者棄日愒者棄月惰者棄時遊者棄歲是學棄也學棄則所以學棄故在敏蒙夫是小學耳非遽有進退得失關其胸成敗利鈍入其慮也然而羣修俟舉有獲有否以生厥健羨心乃不

一故在崇恬然非盡弟子事也夫以躬樹標者誰耶我實弗躬苟且以饜餽廩假官  
僭師勸于何有故在篤訓是皆戒道也戒者豫也豫小學之所急也豫以戒則愈善  
善以爲公頌戒以爲師若弟子規規頌兼收上下交賴推而廣之然則是學也豈惟  
萊人實受其幸將天下郡縣之所觀而 皇帝之福是爲記公諱文明字君見號斗  
冲吉州人已丑進士

修撰趙秉忠重建東萊呂先生書院記

東萊先生倡道於婺其世系實出於萊委土可以爲師保况其鄉之賢喆乎先河後  
海君子重所自始則萊人之祀先生有絲也景泰甲戌間立先生祠至正德甲戌稍  
恢張其宇而榜以書院易祠以書院將後之髦士肄業其中頌先生詩讀先生書習  
先生禮器如見先生者則其興起尤易爾嗣是書院議革而祠僅存萬曆己亥龍公  
斗冲以進士來守是邦甫視事謁先生祠瞻拜先生肖貌於荒烟白草之間低徊久  
之不能去卽欲更新書院乃敗於海防禦倭築城隍繕樓櫓練水營兵爲豫戰守固

萊州府志卷八

二二六

藩籬之計且歲歉而民勞未遑也越二年海波清晏百廢俱釐于是聯師儒勤考校  
刊先正文以式多士建小學一社學二而先生之書院相繼而落成坊門一大書東  
萊呂先生書院肅道而入爲戟門爲照牆爲棹楔中爲講堂五楹又進爲先生祠堂  
三楹耳房二楹前後書舍翼列于堂之左右者共十六楹庖湔稱是闢以馳道繚以  
高垣黝堊丹漆絢爛瓌璋是役也雖因舊爲新而實宏隘壯樸先生道學斌斌振起  
矣說者謂先生書院始成之旋廢之又復成之有數存焉余謂數之理茫渺不可知  
所可知者人耳當正德繼續是爲 世宗肅皇帝壽考作人文風遐邇 穆宗莊皇  
帝繼承光大守以惇篤而賢公卿實襄翼之一時縉紳士大夫宗良知主靜主敬之  
學闡濂洛關閩之旨者可按籍而覆數又進薛文清公廟庭得祀睿宗之列凡以培  
植先生正學之一脉故鍾簠爲不移也嗣是江陵秉政罷天下書院之在名都鉅邑  
者以千數先生書院化爲烏有而文獻幾無徵矣惟我 皇上天縱聰明英謨神識  
江陵繼而從祀孔廟者又復得三人天下知 上意所嚮丕揚文教而書院之廢者

稍稍復新萊郡東枕大海西連秦嶽北衛 神京儼然擊拆重門稱左輔焉任茲土者使無所聞繹紹明何以淑人心成教化則萊之書院宜於列郡爲獨先一以風往一以興來一以尊令共之義俾海濱化爲鄒魯佐國家煥乎有文之治茲公于萊之書院爲獨重也嗚呼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不有後賢孰彰先覺則先生書院之成毀毀成果數耶抑人耶吾嘗譬先生之道如五星麗天芒寒色正而不能必一日無陰霾又如江淮河漢天下共酌而不能必一處無壅塞然掃其陰霾而使之明決其壅塞而使之行則其補天之手行地之功非龍公疇其任之哉公諱文明字君見吉安之永新人古今稱節義文章首推大江以西而吉安爲之最公產是邦廉頑勵懦開務成物于先生若有合也故其嘉尙如此云

知府龍文明剏優老亭記

俗德之醇民黠播棄者根自人心乎實秉世教者有以樹之標也不穀謬以剖符託於六七長吏之上四三年間凡有裨郡治靡不焦勞畢力可幾無墜矣維是優老一

萊州府志卷八

一三七

節時用簞簞願諸令長遞遞代未襄畫一之軌不穀視之蓋闕如也會 上覃青宮恩詔民年八十以上許被冠服施於卿曲不穀仰奉 德意設誠致行如 明詔矣念海瀕樸茂往往不乏壽考比如趙封翁之未卽世行年九十有七而視履仙仙故沛縣簿高述視趙猶過其曆乃雍雍拜起如禮至今它可知矣不穀心誠重之故其檄諸屬邑也必詢年望期頤月且推重者始得預其選復命長吏爲之勸駕抵郡不穀率諸僚吏合饗於倫堂殷勤設飲食相對閭里以爲榮已復檄所在遇行鄉飲酒禮衡其德壽崇庠優敘之歲時各給粥米若干糾折帛貲若干緩已卜隙地學宮之左庀數楹亭焉顏之日優老以示耑已複製木屏繪諸老人像其上或頽然而長或偃僂而促眉龐髮皓衣冠扶杖甚都儼香山洛社之遺蹤也豈其侈彌文蔑實意蘄世人耳目哉不穀叨有師帥責所爲勸厲風俗佐寓內孝子順孫以善養其老者意獨至也愚久而或堙無絲取稽聊紀其事壽諸珉有能因文覈實踵其蹟而光大之俾醇龐之德俗長在 大明宇宙間是在後賢矣是在後賢矣

傳

國朝學士宋濂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濂邑人祖明父林世爲州昌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猶恆取以爲則年及壯用推擇爲甯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庵廬其側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孟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頰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閭師韓泰亨帥闔巷民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攜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遙問曰暮夜欲何爲戴嘆息而去以爲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以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于井落多效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尙志尙文尙德尙志業爲儒今擢禮部主

萊州府志卷八

二二八

客主事云史官曰李壇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童也易之明夜遁悵悵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卽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堤鹽場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知縣許鋌雙烈傳

江於卽墨爲著姓烈婦大江氏熬庠生一帶女也生而莊靜帶爲之擇配必以需德性相肖者迄十五年弗字屬邑人張鴻儒氏從厥父流寓膠西以試事抵邑帶識之諸童子中一見稱奇旋就譚逆旅徐察其風神器度非凡品伍則以其女歸焉時鴻儒母蚤卒其祖母庶母江胥善事之得其懽心於是隣里交口譽謂張氏有孝順婦庶母子鴻功時適二歲又明年始生鴻業亡何庶母物故矣江親保護二弟如同胞

然并臻成立鴻儒性倜儻雅重交遊自爲諸生時履滿戶外供具殆無虛日江不爲倦至鬻雜佩辨之用成鴻儒之志初江無所出輒以時勸鴻儒納妾納凡二人桃宜瑟和雛雛也已又勸鴻儒過姪改姪爲嗣躬撫摩之不啻己出鴻儒以隆慶丁卯領鄉書累上南宮試不第萬曆庚辰病越辛巳二月而病篤爰爲詩六章與弟與子與江氏及其戚屬訣其訣江詩曰之子于歸奠鴈年夫妻結髮總虛傳從今泪溼孤幃透回首夢魂到枕邊江持詩泣約以死從之而人不之知也是月四日鴻儒卒江氏不食已四日矣仍觀理殮具訖引其二弟至柩前以孤子啓應託焉家貲田土三分之應屬啓應者籍爲簿書一一以付啓應之婦翁一以付二弟曰待吾兒成人後可交還也迺去衰服著色服祝曰不敢以衰服見良人於地下從容起拜翁姑神主次拜鴻儒柩次請其父一帶一帶哭止之百端勸諭江且拜且言曰兒昔則江氏女今則張氏婦父有子有孫何用我爲其憐我毋奪我志遂卽牀簀再勸不復應至初九日屬纊之際江舉族環泣父一帶不能爲情之甚沃以少水冀其復蘇江於潰亂中極力轉側搖首作欲噴狀竟吐出乃已十日卒於鴻儒柩側則鴻儒既終之七日也期歲而有小江氏之烈

### 萊州府志卷八

三九

小江氏者鰲庠生流之女卽大江氏之姪女也方十五歲適茂才解應科氏以孝謹聞解嘗患瘰癧方云口吮之效江輒自吮之患浸就安萬曆辛巳冬解生與其友讀書勞勝山下數月嘔血而返江躬侍湯藥視解生食乃食夙宵勞瘁形容枯槁翁姑見而憐之固命之食則陽應曰兒業已食訖矣明年三月解病亟江卽榻前進藥淚簌簌落盂中因握解手謂曰翁姑有弟與婦君無嗣君卽不虞期七八日從君地下解雅信其志首許之是月二日解生卒江遂斷飲食長跪而號其柩下翁姑令人掖之竟仆地不復起先是解生垂絕密以江從死語白其父母稍聞於江之父母至是流徬徨哭吊勸令勿死女遽曰茲事誰則言耶雖然切無令母知之父爲理奪或忍割以全我志母溺愛我知則死勸我矣已而其母至持江氏大慟親酌米飲強之江略不一顧第頓首地上謝不獲終養之罪而已抵暮流以痛女故不能舍去庶幾萬



一有同心夜半悉屏戚屬反覆流涕勸焉而女之持論益堅流悲不自勝哭不成聲曰往年汝姑死節當不食三日後肺腑薰灼苦楚萬狀迨今思之猶然如割又安忍見兒受此孽也江指其夫之靈曰夫昔病熱豈不薰灼夫能受兒受之矣且父謂不能舍女吾翁姑何以舍子也父卽念女綱常之謂何越明日厥翁姑知其志不可回直諭以婦人之節在守不守不在死不死儻全生彊食奉我終年亦汝夫所藉以瞑目也死何爲者江歛容謝曰脫翁姑無依兒安敢死幸三小叔在焉兒無用人也自是勸若罔聞積十一日而卒年一十七歲嗟乎從容就義賢者難之而况閨闈笄黛之流乎大江氏以倉皇之秋處分後事犁然指掌彼豈苟焉瞑目者而小江氏冲齡矢志甘焉如飴不可轉焉如石未可以聞風易之也世稱忠孝節義出詩書禮義之族夫不以漸被者深醞釀者素耶然則二江之烈不獨山海靈遠哉乎其所從來矣

知府龍文明重修郡志行七屬牌

萊州府爲重修郡志事竊惟郡邑有志紀述盛美垂示來裔盛典也萊固東海望郡山川文物足稱雄圖舊志僅存載焉弗詳缺而未補何以稱焉頻年拮据有志未逮茲幸地方輯寧僭欲與境內賢士大夫偕我二三良司牧共修舉之顧載籍極博雖可窮探而道里寥闊必資詢訪惟一郡之大百務攸關故有輿圖則名山勝槩瀛海逶迤形勝當臚列也有疆界則控制弘規壤地錯繡封域貴昭明也有沿革則歷代遷置本朝創建名號貴區別也論人物則鄉有科第仕有勳庸品隲當核論文詞則經國垂訓金石名宗收錄當精論古蹟則仙佛異境賢喆芳蹤考據當晰風俗朴簡繁華不妨並著利弊宜興宜革務須兩陳節義微顯闡幽不可棄遺以至戶口之蕃錢糧之品徭役之則農桑之制物產之生公廨祠宇園林牌坊一切巋然具載州郡俱當備述或掇拾舊志或擇取新聞或咨詢薦紳或延訪黌校或博及遺佚或旁收寓言務核而真甯詳而備一一裁訂以資揀擇是殷殷望諸大良共成之心也如眎

萊州府志卷八

四一

爲末務率具虛文挂一漏萬毋裨紀述如起予之意何如相成之望何爲此牌仰州縣官吏照牌事理查前開款目舉凡境內山海人文等件備細列款分條類造一書限文到一月之內送府以憑開局分曹校讎類輯施行所有二十一史大明一統全志山東通志列郡名編諸書足資檢閱者尤望博采或買備或權借以禪蒐摩縣內有宿儒廣聞及佐貳與學博中素優學識堪任志事者不妨公舉以俟聘用俱毋泛視潦草遲延違慢未便須至牌者

與鄉士夫書

文明不佞頓首頓首蓋聞司馬作史記本於太史世掌丘明傳國語取之列國紀言是故纂言者勢難獨徇修史者務事蒐羅仰稽先民咸用此道維萊海岳人文山以東望郡也舊志雖存略而未續顧此文獻之邦可聽其闕漏乎欲事修輯之舉可憚于延訪乎粵維千里提封七邑附麗百代綿遠羣方林總旣非一人睹記所能周務須多途延攬始能悉除移檄州邑博採方策又惟求故實必故老兼收問典章自典

刑具載不佞妄以竊譏敢告大方曰凡境內名勝載記未詳古今芳躅傳信或舛如  
明微何至于人物在鄉有鄉賢在仕有名宦首德望而重勳猷取月旦而定臧否庶  
乎千古輿論不惑一時阿私若爾藻績芳翰實吐山海英華經國之訓名世之宗垂  
之金石足備著龜單詞片語總宜甄錄諸如一切不能縷繙願不遐遺賜之賞析周  
行見示好我實多哀然而來採擇不爽俾不佞藉手可成鴻編仰羣公戮力共終令  
美豈惟有司之幸實亦郡乘之光矣惟我薦紳先生鄉耆遺老儒林碩彥寓地名流  
共鑒此衷同惠嘉美文明不佞頓首頓首奚任主臣顒企謹啓

萊州府志跋

不佞治萊無狀不能博赫赫名然每致慨於得失之林古今之際也河山無改頓爾有風景之趨

國何藉二千石爲東萊於古亦八輔一大都會也先是吏茲土者與子大夫之生于鄉者賢哲之踵相望入齒爲芬非若荒丘之固陋而阻于景行也若乃土著物宜居然上游利病相禫廢興相待剛柔相盪可按局覆耳不佞始夾鹿來時問俗父老芥金懷伯起之高鋤姦慕杜密之威撫柔嘉王成之風式遏追張敞之蹤撫康成之遺教則經術可興履平仲之故墟則爽塏增愧蓋不佞一行作守吏覺懷古之情更深間念

跋

一

前志草創比可料理於是禮謁都御史趙公大理董公二公者博雅君子也獨標新格掃故牘而更之得若干卷不佞敬在下風夫土俗具而窾郤陳事物弁而袞斧鞿苦心而裁之俾來者安坐而索之共尊典刑期各不詭先民而止不亦善乎又甯獨括琳宮之豔麗拾寶篆之英華使畸人挾爲勝場墨卿擢爲至致已哉使守大重或曰子之稱斯役也無乃名乎曰我惟不好名也而徵之實我而名也則塗飾足矣且是志之先子不見夫鬻名者乎百年之間芳醜易位惟夫無以名爲者而乃以永名子謂我何求耶新志旣成會文明適拜

新命奉

璽書稱使者治兵海上戒行舉觴屬二公曰不佞之於東萊也  
鼠渡河而蚊負山櫛揀髮而炊數米今之責視昔倍肩鉅已  
昏且拮据以聽後之雌黃謂是老於萊者而几案間如是如  
是史氏又將操不律從事焉則不佞按志滋悚矣

萬曆癸卯仲冬月七日吉州龍文明謹跋

跋

一一

萊州府志跋

故志嘉靖乙未歲所脩甚簡確蓋其時毛文簡公所訂正古道有存者然去今七十年七十年來萊事多堙沒不可考矣郡守吉州龍公奮然修之以屬趙中丞公謬以余佐焉中丞博雅端亮余忻忻謂奉匱沃盥可成一方鉅典矣顧無幾參閱中丞公忽遭封翁之戚余以寡昧漫事掇拾雖時從中丞苦次奉窵肯乃中丞往往稱荒迷不欲大有斤削不肖亦僅以伎倆所至成之大都體裁竊取別郡志善本事求其核不敢爲耳食故志所臚列人品稍正其訛者乙未以後一秉於公論毫不敢私至夫文之鄙俚庶幾免於勝質矣

跋

三

萬曆癸卯臘月十日古掖董基書於萊分藩之保釐堂



校刊者東萊趙琪肖像

